

美国2005版卡内基分类新变化与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

张玉岩^{1,2}, 张 炜¹

(1.西北大学; 2.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2005年, 最新版的美国卡内基分类在体系结构和指标选择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 不仅可以实现对大学更为全面的考察, 而且增加了大学教学评价和大学服务评价等内容。基于对2005版卡内基分类结构和指标变化的介绍, 探讨了我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还待完善的方面。

关键词: 2005版卡内基分类; 中国大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8)03-0147-03

0 引言

武书连等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大学评价研究工作, 其在过去10年间发表的“中国大学评价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2006年是中国大学评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武书连等人认为, 中国大学评价作为一个课题研究已经基本成熟, 自2007年开始将不再按年度发布大学评价报告^[1]。多年来, “中国大学评价”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学术研究和引导科学研究方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研究工作还应继续, 不断完善。

同样是在2006年,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2月份正式发布2005版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体系。与以往版本不同, 此次分类由两个独立部分构成, 分别是综合性分类体系和选择性分类体系。其中, 综合性分类体系已经全部完成, 而选择性分类体系还在进行之中, 有望在2007年完成。另外, 此次2005版的新分类在体系结构、指标选择、技术方法和数据获取等方面, 与以前版本相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变了30年来一直沿用按研发经费和博士学位授予数等较为单一的方式来分类的做法, 增加了对美国高校教学和服务的评价, 拟采用多结构和多指标来反映美国高校的多样性特点。本文通过介绍2005版卡内基分类指标和结构的变化, 给改进我国大学评价体系以几点启示。

1 2005版卡内基分类的结构和指标变化

2005版卡内基分类体系在结构方面的显著变化是将

整个体系分为综合性分类体系和选择性分类体系两个部分^[2]。综合性分类体系的评估对所有有学位授予的高校实施, 而选择性分类体系的评估则由高校自愿参加。

1.1 综合性分类体系

综合性分类体系的分析数据大部分来源于国家的统计机构, 包括NCES(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IPEDS(中学后教育统计数据)和其它机构的数据。2005版综合性分类体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 分类标准的变化。任何新体系的建立都是在传统体系确定的有效框架下进行的。2005版分类体系在保持原有版本诸多特点的同时, 在分类指标上, 一是首次采用一种新的、多角度测量方法来评估高校的科研活动和博士学位授予情况。二是修订硕士学位授予机构的分类。三是停止使用“大学文科教育”作为主要授予本科学位高校的评价指标。四是强化了对拥有少量硕士研究生教育, 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校水平评价。五是对两年制高校采用次分类标准, 采用更为精确的指标评价专门机构。

第二, 分类方案的变化。本科生方案: 淡化学生对学校申请的评价, 重点转向本科生学习课程的设置和学科的交叉程度。研究生方案: 区分高校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的差别。考虑将专业设置数量与范围、专门学位数量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学习领域的交迭程度作为评价高校的指标。

第三, 学生分类的变化。对高校进行分类时, 将考虑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第一级专业学生和无学位学生的混合程度。在本科生结构方面, 新体系将侧重于在大多数学

收稿日期: 2006-11-27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04kr41); 陕西省2006年高校教学改革重大项目(06kj018); 西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05NW26)

作者简介: 张玉岩(1980~), 男, 河北邢台人, 西北大学陕西高教评估中心研究人员, 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和评估等; 张炜(1957~), 男, 上海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等。

校拥有最大数量的某种类型的学生,并关注此类学生的学习情况。考虑将非全时学生比例、学生入学成绩、学生学习进步程度等一些关键变量作为评价指标。

第四,规模和框架的变化。新体系将依照全体学生入学情况,对学生来自城市、郊区和农村的情况以及居住地等情况对高校进行分类。

另外,2005版卡内基分类在综合性分类体系中增加了“教学”方面的评价内容:注重学生课程学习方案的设置;关注学生专业学习的交叉程度;考虑学生的入学成绩、非全时比例和入学后学习成绩的进步程度。

1.2 选择性分类体系

传统的卡内基分类体系是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其它机构数据的二次加工,来对美国高校进行分析,但是上述数据并不包括高校的一些重要科研数据和合同服务数据。借此次修订之际,卡内基基金会希望发展一种新的指标体系来反映这些重要活动。选择性分类体系可以说是卡内基分类体系结构上的新突破,但此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校的自愿性和高校提供教学、科研活动数据的完备性和可靠性。选择性分类体系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工作:

第一,本科生教育。尽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学生入学、教师教学和学位领域授予等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些数据难以反映高校为提高教学水平所做的努力和改进措施。选择性分类体系考虑到了根据高校自愿提供的在教学方面所采用的评估方式和改进方法等作为评价指标。

第二,社会服务和社区合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服务数据和社区合同数据不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之内,只能依靠高校自身提供并保证其可靠性。

此外,选择性分类体系还对高校为提高教学水平所做的制度程序、改进措施和评估方式等质量保证体系进行评价。

2 中国大学评价体系存在的结构与指标问题

武书连等人的大学评价体系将大学的研究与发展分为投入、活动过程和结果3个部分,其评价以投入产出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最终建立以产出为主、投入产出比为辅的评价标准^[9]。基于此思路,他们开展了关于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难度系数、专家权重、计算公式和数据来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构建了大学评价的框架,并不断修正完善。

2.1 对科学研究的评价

自1997年以来,武书连等人一直采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进行科研论文的评价,但由于这两个数据库不是专门为大学评价设计的,用其进行评价就会出现偏差,即各学科入选期刊数量及载文量与从事该学科教学科研人员的比例失衡。为此,2006年的中国大学评价对评价指标和权重进行

了改变,使用了自己创建的专门用于大学评价的《科学引文数据库》(SCD)进行论文评价,试图达到各学科论文数量的平衡,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且也符合世界大学学术评价的发展趋势^[4]。

2.2 对人才培养的评价

自1998年开始,武书连等人在大学评价体系中增加了“人才培养”的评价指标,至此以后就一直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定为一级指标。虽然此次调整较原指标体系有了结构方面的重大改进,但在“人才培养”评价指标的选择、计算过程和结果上仍存有缺陷。2004年,有学者指出武书连等人对本科生培养的评价不合理,其评价结果显示清华、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的得分仅相当于江南大学、盐城工学院等高校,一些以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主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得分还远不如一些普通地方大学^[5],另外2004年以前的专科生培养评价得分也不够合理。

自2005年开始,为了体现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指标,采用对博士生导师的调查方法来对人才培养进行打分^[6]。

2006年中国大学评价的人才培养得分计算方式与2005年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仍然存在3方面的问题。其一,同一学校的人才培养得分与上年度相比变化较大。例如:清华大学在2005年和2006年的人才培养得分相差4分,其中本科人才培养得分相差1.6分,变化幅度超过5%。北京大学2005年和2006年的人才培养得分相差8分,其中本科人才培养得分相差3.33分,变化幅度超过5%。而这样的本科生培养得分差值几乎相当于2005年上海财经、北京邮电等不少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得分的一半或全部。其二,各高校人才培养分数的差距过大。例如:2006年中国大学评价中研究生培养的分数范围从最高分—清华大学的82.94分,到贵州大学的0.86分,相差82.08分,后者仅为前者的1.05%。2006年中国大学评价中本科生培养得分从最高分清华大学的29.93分到首都医科大学的0.91分,相差23.03分,后者仅为前者的3.04%。其三,医学类高校本科生培养的得分数较低。例如:2006年排名第20位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得分仅为2.41分,排名第67位的中国医科大学为2.57分,排名第96位的中国药科大学为2.30分,远远低于其它非医学类高校。上述3个比较突出的情况说明,针对人才培养的评价方案还有待改进。

最后,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列作为一级指标是不合理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因此,与科学研究并列的应该是教学,一级指标应为教学质量、科学研究,再加上社会服务,才能完整地评价高校人才培养的状况。

2.3 服务功能的评价

中国大学评价偏重于科研评价,关键指标就是高水平论文数和科研成果等,然而科研成果又侧重于纵向科研成果的评价,对横向课题成果的反映不多。目前,我国很多大学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与政府、企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服务功能不

断拓展,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 不考虑大学的服务职能是不全面的。有学者已经指出武书连等人的大学评价忽视大学“服务功能”的做法, 未能客观反映高校的实际情况, 也会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 引导大学越来越不重视社会服务这项功能^[7]。

3 卡内基分类的新变化对完善中国大学评价体系的启示

3.1 对中国大学评价教学方面的启示

“教学”作为产出成果的测评非常复杂, 教学水平的高低很难具体评价^[8]。主要表现为: 没有明确的评价指标范围, 评价指标存在因素重叠而难以筛选, 评价的数据资料不完整, 评价过程难以直接进行、不能保证可靠性, 评价结果难以准确和量化。

鉴于目前中国大学评价不能够解决教学培养原始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难题, 可以暂时在大学评价中将人才培养得分取消, 借鉴卡内基基金会的做法, 尽可能与大学进行自愿的沟通与合作, 建立类似的选择性评价指标, 利用大学提供的一些改进和提高本科生教育质量的相关信息来关注高校的“教学”。这样既能体现一些高校为提高“教学质量”所作的努力, 又能帮助大学改进教学绩效, 实现大学评价和大学绩效改进的“双赢”局面。

3.2 对中国大学评价社会服务方面的启示

中国大学评价中的一级指标可以增设社会服务。例如: 大学与企业之间进行科技合作以及大学为政府、公司、团体提供的培训和咨询等服务, 都应该记入大学服务评价的内容。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服务的功能不强^[9], 但实际上, 2001年全国高校共获得的科技经费总额为174.5亿元, 其中政府资金88.2亿元, 由此可见我国高校获得的政府纵向科研经费和企业的横向科研经费已经各占一半^[10], 而且各高校间的科研经费结构差异显著。2003年, 浙江大学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约为8亿多, 而横向科研经费就达5亿多, 其比例已经占到60%多^[11]; 2001年, 西安交大横纵向经费比例接近2:1^[12]。相比美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头、联邦政府投入占大头, 企业提供的研发经费一直都低于10%的状况^[13], 应该说, 我国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功能”发挥得更好。因此, 对高校进行“社会服务”方面的评价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但是, 无论是中国大学评价, 还是卡内基基金会进行的高校“社会服务”评价, 都会遇到资料收集的难题。因为这些服务活动的数据资料仅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还不完整, 还需要依靠大学自身提供。所以, 卡内基基金会考虑邀请在此方面有兴趣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相关委员会, 设计一个评价社会服务和合同活动的分析框架,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服务和合同活动进行评定。中国大学评价可以参照05版卡内基分类的做法, 设立一定的自愿性、可选择性的评价指标, 与各大学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由“点”及“面”地开展高校社会服务评价。

参考文献:

- [1] 武书连, 吕嘉, 郭石林. 2006中国大学评价[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1): 159-161.
- [2] Alexander C. McCormick. The 2005 Revision of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System[R]. Washington Higher Education Secretariat, Washington, D.C., 2005.2-4.
- [3] 武书连, 吕嘉, 郭石林. 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7(7): 52.
- [4] 刘念才, 程莹, 刘莉.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3): 10.
- [5] 陶家柳. 大学排行四问[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5): 101-104.
- [6] 武书连, 吕嘉, 郭石林. 2005中国大学评价[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9): 154-155.
- [7] 邵传芳. 科研绩效指标排名对高校的影响及有待改进之处[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10): 20.
- [8] 王洪才. 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高水平大学的发展[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2): 67.
- [9] 严燕. 国内大学评价机构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04(11): 97-98.
- [10]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2001年高校科技工作主要统计结果[EB/OL]. www.dost.moe.gov.cn/outpart/literature/2001gxkjgzj.pdf.
- [11] 潘云鹤. 高校与地方合作须突破单一模式[EB/OL]. http://www.cepnp.com/read.asp, 2006-04-15.
- [12] 全国高校科技经费排行榜[EB/OL]. http://forum.netbig.com/bbscs/read, 2006-04-20.
- [13] 张炜. 研发经费视角下中美两国高校科技创新特点的分析[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4(3): 96-99.

(责任编辑: 胡俊健)